



民以食为天。

过去说吃饭，一般是指家里的一日三餐，人们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吃了没有？”关心的是你的温饱问题。如果说“请你吃饭”，那是看得起你，是很重的情义。因为那时候穷，吃饱饭都不容易，能够请你吃饭，不管是在家里还是下馆子，都是很重的礼遇。坐到饭桌上，也不管吃的是豆花、胡豆、豇豆，还是萝卜、白菜、花生、竹笋，既然人家邀请了你，那就是很把你当一回事。饭桌上，二老老酒下肚，都会心情愉悦，其乐融融。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把“吃饭”叫成“请客”，既然请的是客人，那饭桌上，除了蔬菜，还得有肉食，否则，客人会觉得你搞得太大水，寒碜别人。再后来，人们把吃饭叫成“聚餐”。既然是“聚”，那就要归类。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也用了饭桌上。你请人家吃饭，人家会问你还有那些人参加？如果有他不感冒的人参加，他会吱唔两声，然后找个理由，推说有事来不到。遇到心直口快的，他会直接告诉你，

也谈吃饭

□罗大伦

他对某某人有意见，他不想来参加，改天他请你，弄得你一脸尴尬，哭笑不得。更有甚者，既不开腔，也不表态，只是到时候不来。如果你问起，他要么说临时有事，忘了告诉你，要么一拍脑袋，说他忘了。那神情仿佛没来不是他的错，倒是你的错了。所以请客之前，一定要弄清所请客人彼此之间的关系，再去约请。至于把吃饭说成“宴会”，那是上了一定档次的，基本与普通人无关。

再说餐桌上的菜饭。刚开始下馆子时，大家也不讲究。主人点什么，大家就吃什么。一桌菜，有回锅肉、炒腰花、红烧肉等三四个荤菜就可以了。后来大家喜欢吃荤菜、讲排场，一些人聚餐要去宾馆，吃的是山珍海味，喝的是茅台、五粮液，即使大家都吃饱饭了，也要点几盘大鱼大肉摆在桌上，否则脸上不好看。后来，吃野味兴起，尽管有些是违法的，但为了讨好所请之人，还是有人敢铤而走险。再后来，怪病泛滥，吃饭时人们讲究生态，希望吃到肚子里的东西是没打过农药的，对山珍海味也就不太在乎了。只是

请人吃饭。

之后，还得给每位客人准备一份伴手礼，否则，人家兴趣也不大，这年头，谁还差你这一顿饭吃呢？这时候请客吃饭，仿佛不是客人欠主人的人情，反而是主人欠客人的人情了——人家给你面子，才来吃你的饭呢。

前几年，上面有了规定，对宴会、聚餐、吃饭之类有了严格要求，禁止公款吃喝。加之人们腰包里的钱也不是十分充足，对请吃饭的要求，又变得随便起来。两碗羊肉、几碗旺子，随便炒个青菜，也可以聚一聚。大家一起吃饭，不是图什么排场，一定要吃什么，主要是一起说说话，联络联络感情。也许，这才是吃饭的本质和要点。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能懂的诗

老鹰茶

□耕夫

乙巳秋深，渝州茶友远寄巫溪老鹰茶。启匣时，山岚满室，如见故人踏月而来。乃以诗封缄这段云水情谊。——题记

悬壶的刹那
岩骨在沸水中苏醒
每一片蜷缩的春秋
都舒展成鹰翼
驮着巴山的云霓
与未寄出的月光

这被时光敕封的魂魄
拒绝与浮甜盟誓
以亘古的湿意
凿穿味觉的岩层
直到石壁渗出星辉
在舌面铺就朝圣的云阶

有人从茶烟里打捞
沉舟的月亮
发现杯底沉着
所有未抵达的高处
与未说破的真相

我们举盏饮下的是
峡谷胸腔中
窖藏千年的雷霆
当茶垢在眼底凝成碑文
便看见自己的骨骼
正在析出群山——

为那注定孤绝的
俯冲
让出整部天空

此刻
苦味正穿过喉间甬道
将混沌劈成阴阳
一半沉入江底成为谶语
另一半
振翅飞往
尚未命名的晨光

注：老鹰茶生于巴渝险峰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

我站在桂花树下

□陈维宣

一身
被灿灿金光环绕
鼻孔塞满了秋香

站在桂花树下
就站在了秋的中央
成为树干
来吧，来这芬芳的保护伞下吧

谁把我移栽到月亮
体验被吴刚斧劈的感觉
疼痛里，把幸福抖落遍地
(作者系重庆市诗词学会会员)

迟到的桂花香

□林夕



天香云外飘——这是桂花来自灵魂深处的香气。每当空气里飘荡着馥郁清冽的香味，秋天正轻盈而来。

可是，近两年桂花似乎变得慵懒，眼看中秋已至，城里的桂花还不急于登场。

时至霜降——秋天的最后一个节气，桂花飘香才姗姗来迟。它们蓄积一世的柔情，将骨子里的芳香喷薄而出。无论行走在大街小巷，抑或流连于公园，只要深深呼吸，桂花的香气就会沁入心脾。

重庆鸿恩寺公园种有一万多株桂花，60多个品种。月桂、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都在这个时候香满整个公园。一走进公园，桂香的甜润浓郁铺天盖地而来，整个人仿佛都浸泡在暖甜的桂花坛子里。那些细细碎碎的金珠玉屑，每一颗都在阳光下抖擞精神，密密层层地仰首微笑。桂花小小的身影藏在横柯枝叶里，内敛含蓄。谦卑是桂花最可贵的品质，它们从来不爬上枝头炫耀。人们循着桂花香，识得它们灵魂气质，最终寻觅到它们清新雅致的花影。

秋高气爽，与三两朋友相约到郊外去赏秋。行至山清水秀之地，也能遇到一树一树的桂花盛开。一行人呼吸着醇厚的香气，心旷神怡，情不自禁地感叹：“好香啊，好香啊！”风里、空气里、田地之间，到处是桂花的香味。千呼万唤，终得悠悠桂花香。在桂花香里又逢君，岂不是深秋里最

美好的重逢？突然记起，去年初秋，重庆的桂花同样是迟迟未开。当人们为此悻悻然时，桂花却以燎原之势，慰藉这座城对它的期待。越是等待，桂花开得越是花影婆娑；越是经历了酷暑，桂香越是沁彻心扉。于是，按捺不住惊喜，去赴一场桂花飘香之约。也是这样挨挨挤挤的花儿，一簇拥着一簇开放，也是在这样浓烈花香里，与君暗香盈袖；也是这样一群对桂花情有独钟的人，在花香里流连忘返。桂子随风飘落，落到姐妹的卷发上，点缀成玲珑精致的簪花；落在肩上，回眸时一双双星目与你凝视；伸出双手，让缕缕香魂落入掌心，深深一嗅，便微醺在这暗淡轻黄里。有朋友幸甚至哉，情不自禁赞叹：“这桂花是从月亮上飘落的香屑吧！”

一场秋雨淅淅沥沥，城里的桂花雨也随之纷纷扬扬。不知风里、空中飘落的是雨点还是桂子？走在雨中，丝丝桂花香氤氲在空蒙的雨雾里，让每个路过的人沾得满身香气。桂子飘飘洒洒，浅黄和深黄铺满一地，仿佛是跌入尘间的星星，蔚为壮观。这些桂花在秋天最后的时光，恋恋不舍地向我们告别。我行走的脚步变得小心翼翼，生怕踩碎了一地星光。

重庆人喜爱桂花，或许是因为在这个火辣奔放的城市里，缀满树枝的花粒保留着喧嚣烟火气中的一份柔软和宁静。但凡

难忘校园钟声

□李钟

位也很有讲究——不能靠上，也不能敲中间，唯有敲击中下部位，钟声才最为响亮悠长。敲钟是体力活，一学期下来，老师们的手掌或多或少都会长出茧子。有些爱美的女教师，为防止手上长茧，用旧布料把敲钟的钢条手柄裹了一层又一层，像给它穿上了衣服。

刚参加工作时，有一次轮到我和小彭老师值周。那时的我们朝气蓬勃、青春洋溢。记得那是星期一，第一节下课下课后，办公室里热闹起来，大家兴致勃勃地分享班上的轶闻趣事。刘老师率先打趣道，早上刚当选劳动委员的万同学找到他说，今后自己寝室的卫生就包给他做了。刘老师问为啥，万同学说：“我是劳动委员，该做呀。”老师们听了哈哈大笑。正在批改作业的郑老师接过话茬，拿起一位学生的日记开念：“今天早上我走在上学路上，看到一个一年级同学掉到井里去了，我把他救起来，然后我们高高兴兴地上学去了……”老师们听了一愣，郑老师接着说：“这孩子，以前日记常写上学路上看到小鸡在菜地里啄菜叶子，就把它追出菜地，然后高高兴兴上学。

今天可好，居然下井救人了，真是越编越离谱。”办公室里又是一阵笑声。

突然，“当、当、当……”钟声不紧不慢地响起来。我和小彭老师一看表，糟了，只顾聊天，上课时间都过了两分钟，这是谁在敲钟呢？我俩惊慌失措地冲出办公室，只见马校长站在钟前。马校长神色平静，没过多责备，只是温和地对我俩说：“赶快去上课，下课后到我办公室来一下。”下课后，我们战战兢兢地来到马校长办公室，低着头，等待批评。然而，出人意料的是，马校长并没有批评我们。他先微笑着表扬我俩工作认真负责，对待学生也格外用心，然后说：“钟声是校园的指挥棒，任何一个疏忽，都可能打乱学校整体节奏。”最后，他希望我们今后以此为鉴，牢记自己肩负的责任。走出办公室，我如释重负。从那以后，每当值周时，我都会在心里反复敲警钟，告诫自己绝不能再犯类似错误。

随着学校条件逐步改善，电铃声悄然取代了钟声，值周教师也不用再敲钟了。后来，我也离开了教育战线。再后来，听说学校每间教室都连通了广播，曾经单调的电铃声，如今已变成了悦耳的彩铃声。

校园钟声虽已远去，但在某个静谧的午后，或夜深人静时，那熟悉的钟声仍会在耳畔轻轻回响，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个在校园里忙碌奔波、怀揣梦想与希望的自己。岁月流转，这钟声一直萦绕在心间，提醒我曾走过的路，激励我勇敢迈向未来。

(作者系重庆市江津区作协会员)

